

我对母亲的思念

川口 弘子

●8月6日以前的情况

当时我家住在上天满町，母亲、哥哥、姐姐和我共4口人。父亲叫面家利男，1938年在中国战死。父亲战死时，我还很小，所以我只在照片上见过父亲。据说当我看见摆在家里父亲的照片时，曾说：“没给爸爸拿木屐去，爸爸从照片中出不来啊。”

母亲静子一个人一手把我们养大。在教育上比别人更热心，战时也让我去学书法、芭蕾舞。哥哥初中入学考试时，她每天去求神拜佛祈祷。她想丈夫身亡，自己能留给孩子的只有教育。

因此，母亲每天从早到晚做好几份工作。早上去送报时，哥哥或姐姐也跟着去帮忙，因为我还小，记得是我跟着家人一起走的。

虽然母亲每天忙于工作，但是叔父一家住在同一街道，祖父一家住在附近的广濑元町，而且当时左右邻居都像亲戚般的来往，所以，大家都会照顾、帮助我们。

那时，很多国民学校都集体疏散或去投靠亲戚。当时，我是天满国民学校的三年级学生，姐姐 Sumie 是六年级，和我上同一所学校，我们一起参加集体疏散到汤来町的寺院去了。每周母亲和哥哥敏之带上红薯来和我们会面。当时我们年龄还小，远离亲人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母亲说：“要死就一家人一起死。”我也嚷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后来就回到上天满町的家住了。现在想想，如果就那样留在疏散的地方的话，母亲、哥哥都会来会面，这样也许大家都得救，现在还健在呢。

●8月6日的情况

8月6日那天，因为学校没课，我和朋友出去了。

那时，看见 B29 轰炸机在天空上飞过，我猛地用两手捂住眼睛和耳朵。当时学校训练我们如果感到炸弹会投下来，就捂住眼睛和耳朵。所以，我想自己是一种无意识的动作。因为捂住了眼睛，看不见闪光。

那时我所在的位置正好在屋檐下，被墙挡住，既无受伤也没感到受热。和我在一起的朋友也只是头部受了点儿伤而已。我们从房子的缝隙中自力爬出来回家。

回到家里时，被炸受伤的母亲在等着我回家。那天，母亲出去取定量供应米，她是在回家的路途上被炸的。母亲马上从家中取出急救包带着我去逃难。

环顾四周，只见房子都倒塌，桥上的栏杆也燃烧起来了。过了桥就往己斐的方向走去。在逃难途中，有个被烧焦的人走过向我们求救说：“给我水、给我水”。可是，那时只顾拼命地逃什么也做不了。现在想想，当时问问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就好了，至今我也非常后悔。

好不容易才走到了己斐国民学校，那时才发现自己是光着脚的。从瓦砾中逃出来却没有受伤，真不可思议啊。

学校里，无论教室还是走廊都挤满了伤员。母亲就在那儿治伤的。母亲的手脚、背脊都严重烧伤，脸部也有点儿烧伤。而且头部陷下去一大块。在那儿只涂了点儿药就算治疗完了。现在想来，也说不准那时是否真的涂药了。

接着，我和母亲一起去了街道指定的小河内町的避难处。到了避难处，天空开始下起黑雨，我们拿起落在附近的锌皮来遮雨。雨停了没多久，哥哥敏之过来了。

哥哥当时在松本工业学校二年生，被动员到宇品海上的金轮岛的一家工厂劳动。他说和朋友一起去工厂路途中，在御幸桥附近被炸。可是他担心我们一家人就没去工厂而马上返回家。在广岛电铁总公司一带，因为两边都燃烧起来通不过去，所以就往修道中学的方向走去，坐船过了元安川和太田川，又过了一座桥，中午左右终于到了观音町。途中，看见一所幼儿园倒塌了，有人被压在房屋的地下在求救，可是没能帮得上忙。因为哥哥一心想尽早确认得到家里人的安全。哥哥说对那人很过意不去。

后来听哥哥说当回到家里时，大火已经烧到自己家的旁边，他就马上拿防火桶去灭火。他看见没人在家，就往小河内町方向去找我们，我们一家人终于平安再会了。

听说 6 日早晨姐姐说想去学校。可是母亲希望姐姐能考上山中高中，所以不许她休课。那天早上母亲也和以往一样送姐姐去学校，可是姐姐却再没回来了。

●7 日以后的情况

第二天，哥哥去天满国民学校找姐姐了。哥哥了解到当天姐姐在校长室打扫，就在那一带寻找。可是，校舍已倒塌，全被烧光的废墟上什么也没有。

母亲和哥哥、我三人在小河内町的避难处过了 2、3 天。可是，母亲惦记着姐姐，就决定回家住了。

母亲回家后，一直卧床不起，伤部的治疗也仅有在己斐国民学校涂的那一次药。

幸亏，我们家被没全烧掉，可邻居都拿我们家的铺盖去使用了。婶婶面家末子看到那种情形，生气地说：“怎么搞的!? 都把铺盖给大家，怎么就不给自己的母亲盖盖呢?”那时，哥哥还在上工业学校二年级，而我也只是国民学校三年级而已。按现在来说，就是初中生和小学生的年龄。仅仅一个小孩儿什么都帮不上忙。婶婶来了以后，照看母亲和照顾我们。婶婶的家里，她丈夫也就是我父亲的弟弟繁男被征兵到山口的部队。但是，因为妻子和女儿信枝在广岛，两天后就回到广岛了。如果不是叔叔婶婶他们在，光靠我们这些小孩儿就真够糟的。

母亲脸上的烧伤很快就痊愈了，我们非常高兴。可是，背脊的烧伤总好不了。背脊的伤口干了，以为好了却突然又掉一层皮。皮里长满了蛆虫。不知不觉蛆虫就爬满背脊，密密麻麻地拿不掉。母亲睡在蚊帐里，我和哥哥就睡在她旁边。我

总在乎蛆虫的那股臭味。

母亲虽负了重伤，却从未说过疼或痒什么的。也不说想喝水。但她说：“我想吃桃子、想吃桃子。”婶婶到井口那边给母亲买来了桃子。现在我明白当时母亲还是口渴的。

9月4日早晨，母亲去世了。婶婶说：“啊，你、你母亲是不是已经死了。”那时，我才发现母亲已经死了。在此之前，我和哥哥一点儿也没察觉。现在想想，头部裂开了那么大的一个伤口，竟然能活一个月。士兵让伤员坐上卡车去郊外避难时，母亲在得到姐姐消息前也绝对不愿离开家一步。像母亲那样受伤的人，有些在郊外接受治疗后，就康复了。母亲心里直惦记着仍没回家的姐姐，我想一定是想见到姐姐的力量支撑着她坚持活下去的。

在母亲去世的那天，家人把她的遗体拉到原向西馆的空地去火化了。可是，既没有悲伤的感情也没有眼泪。我想那时感情已经完全麻木了。那天正好下雨，母亲的遗体也不好烧。

市内的楼房都倒塌化成一片废墟，广岛车站、似岛都可从家里尽收眼底。尸体遍地，士兵把河里的尸体捞起火化。有些尸体一个月也没人来收拾，我们都习以为常地在那儿过往。而且当时也不知道那是原子弹，没有吃的，就在别处的田里拿红薯或埋在土里的大米什么的毫无顾忌地用它来充饥。

●被炸后的生活

母亲去世后，我们马上去投靠住在绿井村的亲戚，在亲戚家的堆房里住下来了。祖父母他们已经先到那儿了。原子弹爆炸的时候，祖父面家留吉和祖母 Matsuno 在自己家的起居室平安无事。可是到绿井村时还好好儿的祖父突然身体不舒服，在母亲去世的 5 天后，祖父也去世了。和祖父母在广濑元町一起生活的昭三叔叔听说当时在家里的门口，可也是杳无音信。

绿井村的生活和我们以前的生活大不相同，所以也有很多不便之处。在绿井村的学校上了 1 年左右，回到广濑了。我们得到大家的帮助，平整要盖房子的土地，盖了一个简易的木板房住下来。叔叔夫妻抚养我们，把哥哥和我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抚养成人。所以，完全没有失去亲人的那种寂寞感。

但是，随着自己长大了，渐渐就开始眷念亲人了。看见如兄弟姐妹般地和我们一起长大的堂妹从小学起就有家庭老师辅导她学习，自然感到羡慕和有一丝的寂寞。我和叔叔一家人一直生活到我结婚。家里是做家具的，我就在那儿管财务。

●结婚、生病

以前，许多人都瞒着不说自己是被炸受害者，特别是女性因为涉及到婚姻的问题，所以不会说自己是被炸受害者，为此很多人不去申请被炸受害者健康手册。现在，这个手册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我也是开始发健康手册过了一段时间才去

申请的。至于结婚的事，我一直想叔叔夫妇会给我找结婚对象的。后来，我是相亲结婚的。幸亏，结婚对象并不在乎我是一个被炸受害者。

结婚后，又开始担心生下来的孩子的问题是否受影响。我有甲状腺癌。我哥哥和堂妹也患癌症。结婚生下来的女儿得了听觉神经肿瘤。还是担心会不会得原子弹爆炸后遗症那样的疾病。

●对和平的愿望

我常和孩子们说自己的经历。还带他们一起去和平纪念资料馆，告诉他们原子弹爆炸时的情况。

过去为生活奔波，很少有时间去给家里人扫墓。现在常去扫墓，和大家说说话再回家。我想如果母亲还在，我能孝顺她，那该多好啊。所以，每当看到和母亲的同龄人，就想去关心她们，尽一份没为母亲尽到的心。

欣惠那么多人牺牲中，自己能好好地活到今天。

而且每想到死去的母亲，就会想到为了孩子们要健康长寿。